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埔里研究會—演講記錄

時間:105 年 5 月 25 日(三) 19:00~21:00

地點:山里好巷(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412 號)

主題:【第四場】隱性農業革命:小農經濟的限制與優勢

主講人: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所博士生)

主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紀錄:吳奕靜

台灣農業看似已經停滯許多年，但當我們換個角度來看，或許就又有不同的變化。在上一場講座中我們得知過去台灣政府多注重農業中稻米的發展而忽略了蔬果的發展，而今天，葉守禮老師將詳細的與我們介紹與分析甚麼是隱藏在看似平靜甚至凝結中的隱性農業革命以及其中的狀況與問題。

一、 演講重點摘要

- 從 google map 的空拍圖來看看我們在哪裡、台灣的農村又分佈台灣的哪裡，像埔里就是被農田包圍的小鎮。可以發現大致上來看，台灣農田的景觀，大概就體現了小農經濟的景況:有密密麻麻地、不同顏色地、在不同季節生長成熟、不同季節收穫的農田，像拼貼布一般。也許從面積上來看，台灣大多數地方土地的主體是農業。

- 農田其實占台灣總面積不少，許多是小塊農地，農田包圍著農村。這些農地是我們祖先世代代累積下來，投入血汗的土地，農地是需要維護的、也需要累積，在我們尚不知事的時候，他們已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為了生活努力的開墾耕作。
- 過去我們所受的教育是城市史觀，但也因此讓我們必須去思考到在所謂鄉村、在農村生活的人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事實上從空拍圖來看，農田所占面積要遠比我們所受教育中的印象來得大，也更應注意到農村的真實面貌。
- 我們可以看到在歐美跟東亞的平均農場面積不同(是更多倍)可見台灣其實是以極小農的方式在進行農業。小農經濟在東亞的展開其實並不像某些西方經濟學家所謂的規模經濟的論調可以來說明與比較的，他們認為台灣或東亞的小農農場毫無競爭力，但由於東亞與歐美農業不同有著截然不同的人民發展形態，故沒有一個能公平比較的基準點，但我們可就現有的研究來相互討論台灣、東亞的小農經濟景況。
- 而主要的問題是：為何台灣的小農經濟還沒有消失？從五零年代開始，每個年代的書籍知識無不是在告訴大家，農村的危機與即將消失。並不是樂觀的認為台灣農村不會消失，但是要與大家談台灣的小農經濟可能真實的情況與現象。
- 中國近來對農業有著亞洲共享命運的討論，有許多比較與想法可供參考：農村的長期結構等。許多西方的經濟學對東亞農業其實並不適用，應用實事求是的精神以農民為思考主體來思考適合台灣的論述。在黃宗智先生的討論中所謂超越左右的第三條路：他的左派相當程度將小農視為受制的、受剝削的；他的右派又被稱為過氣的、會被市場淘汰的；但兩者都將小農想像為落

伍的、形式不變的產業，並且有部分淪為意識型態上的操弄，但他認為其實這些都未必是小農經濟的真實樣貌。

- 華北在其調查期間(參考日治時期的田野調查)發現具有兩種形態:家庭農場(以家庭勞動力為典型的小農)與資本(經濟)農場(企業化農場:雇用其他人來耕作)。而在華北有十分之九的農業是家庭農場，十分之一是經濟農場，但兩者的單位面積產量(土地生產力)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可見兩者之間其實並不如學者想像弱勢，資本農場也沒有特別有優勢。(就產量而言)
- 提出內捲化的概念:農業的發展不是進化或革命的型態，每次發展都會捲回來，造成長期停滯的情況。生產不斷產生，但卻產生相對的問題。例如從乾隆時期來看:糧食總產量不斷提升，人均糧食產量卻不斷降低(人口暴增)，只能不斷投入更多勞動量，但會因此使效益逐漸降低，直到零。(原先應該是期望規模效益最佳化的 Q0 後不再擴張)簡單來說這其實是非常不經濟的生產方式，但為何持續投入?由於一停止便無法持續基本生活。
- 為何小農經濟在東亞能夠跟企業農場有相同實力，甚至即便小農生活困境逼迫也能夠被容忍?這樣的現象不只出現在華北，同時也發生在江南，甚至因為江南人口更為密集，所以幾乎沒有企業農場的存在。這邊在說的其實是東亞人口、作物特性如何可以克服氣候創造不凡的小農經濟，雖然他們的人均利益並不多但他們的生產力十分強大，甚至排擠了企業農場的出現。他們透過轉作其他作物(高商品化、高經濟價值的作物)造成商品化程度高、市鎮商業發達，但這並沒有使農村更加發達，而家庭農場仍靠著頑強的生命力堅持下來。

- 1980、1990 年代的改變其實過去的問題與人口暴增相關，但其後多數人口至城市發展，舒展鄉村人口密集問題、提高城市經濟能力。從人口暴增到舒緩、城市消費能力提高、飲食結構轉型等影響。→隱性農業革命，新的精而小的小農經濟產生的可能。
- 其論述中也提到美國機械化的耕作方式(基改、大量農藥，但非世界主要趨勢)與東亞國家小農經濟比較是較為粗放的。中國或東亞國家小農面對歷史契機，若政府能夠適時出手介入，或許能有不同於以往的小農經濟。不希望中國農村快速資本主義化。
- 台灣農村早在清朝就已商品化(非完全)、與海外貿易活動也十分活躍，有深刻的結合，隨著台灣人口逐漸密集形成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也有米、糖、甘蔗、樟腦很高的輸出，部分原因是當時台灣缺乏手工業，必須以糧食作為交換。日治時期有技術的革新，也藉小農經濟獲利不少，但也並沒有因日治時代有化肥而生活過得更好，有糶(去一幺、)精糶(勺一、)粗的狀況，延續到國民政府時期(民政府時期戰後嬰兒潮)，農民仍舊過得不好，1950、1960 年代的問題，產了大量的米自己卻不能吃只能吃番薯，逐漸陷入過密化的現象:人們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同時也越貧窮。
- 後政府取消剝奪政策(肥料換穀、第二次農業改革)又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退出聯合國等因素影響，從 1970 年代開始(後米糖經濟)，農業開始遇到一些問題:首先是政府開始想要放棄農村，時至今日幾乎都沒有任何相關的政策，另外則是關於台灣對外的市場逐漸消失。

- 但在此同時也出現了新的機會：農村人口壓力不再如以往、大都會的發展帶動內需市場需求的提高，於是出現了燦爛的水果經濟。當米糧不再掌握大部分的農作物以後，農民開始轉作一些蔬菜水果。雖然農民有轉作的現象，但並不代表農民就成為所謂的資本農民了，而是轉作的成功延長了小農經濟的壽命。可從平均每人每年消費的糧食表(無加入小麥、大豆版本~)圖中了解，隨經濟發展內需市場的擴充與城市發展，開啟了新的市場需求。1990 後對水果需求降低、薪水停滯，內需市場已飽和，面臨困難。自由貿易的衝擊(EX:TPP)
- 台灣農業從 1980 年代使有了這樣的轉變，米的產量不再居冠，而是三類作物逐漸並立的情況(米、蔬菜、水果)，然而若是台灣政府只專注於米的經濟、以米為主的情況的話，其實是不夠全面的。我們可能原先以為台灣農村很苦、很窮，但其實台灣農村可能是充滿著競爭力、生命力，並且刻苦有韌性的產業。
- 台灣農村的隱性革命是，並沒有因為經歷這些社會問題與農業問題而走向滅亡，台灣農村有其歷史性格，學習力強，對新技術也較敏感，反而因此發展出不同的小農經濟而被稱為水果王國。
- 專注於稻米的命運其實難以理解現今台灣農業景況，對台灣農村印象、形象的打破。(不是傳統窮苦沒落，而是富有創造力、生命力、草根人情網絡交流分享)。甚至在台灣有出現：高經濟作物(台東八百俱樂部)VS 一般作物的農民印象落差。
- 過去三百年台灣農村變化表，1970 年代開始，台灣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到都市，可預見農村人口可能會持續降低，並且農村人

口有老年化的趨勢。現代已不再有明確的經濟方針與發展方向(農委會 ONLY)，過去注重水稻，而現在主要作物則是蔬果。

- 小農經濟頑強，講求精耕細作，有自我剝削的調節韌性，較講求生活的維持，皆非農企業所能及(其以利益為主，企業與資本主義對農業的不重視)，真正的企業農場較容易分布在發生過圈地運動的國家(美洲、英國)由於企業本身講求資本報酬率高的產業。

二、針對埔里現況的 Q&A 問答

Q:三七五減租前、後的統計數據變化有明顯的差異嗎?能不能說因此使土地更加破碎化?

A:台灣過去有幾乎一半的佃農，那佃農其實會分割大地主的土地，如果說實際家戶耕作的面積，長期算是穩定的，但以地主來說就有很大的變化，因為台灣過去土地集中的情況蠻嚴重。如果以統計所有權來說，這樣說來沒有錯的，但以土地使用權其實過去大多就是以大地主分割農地租賃的方式；另外，一個家庭使用多大的土地也有一些經濟結構的因素再制約，例如：水稻跟麥田所需的勞動力也就不同。

Q:埔里有蠻多年輕人務農，但年輕人常常遇到現實困境，就你的觀察，你對於現在陸續開始務農的年輕人有甚麼想法?很多時候會遇到問題，若在當地無法尋求生存，往往在一兩年後會放棄而離開。對理念或想法有熱誠(多是有機、友善環境；茭白筍、稻米、玉米)，但卻因為現實因素而難以生活。(人口老化與農村結構轉型)是否會形成另一波泡沫化?

A:有機的層面來看，轉作的前兩年大多數其實會打擊到收入，確實若無法承受會較困難；但成功的案例裡，跟市場的距離也是關鍵(能否順利送達的資本問題)

Q:「小農」的清楚定義與指標?有非常多種型態，十分多元化也複雜，是不是有更明確的區分?黃宗智老師(家庭農場 Household farming)談的可能又是哪一種?

A:家庭與土地的關係會是家庭農場比較明確的指標，但其中所談的小農其實很多元。是小農卻與黃宗智先生的小農卻不盡相同。返鄉青年的務農行為是歷史上相當新的呈現與社會範疇。另外近來也有關於企業派 VS 小農派的鬥爭?楊儒門 vs 劉志偉對台灣農業的論辯。

分享:台中人來埔里耕田，一開始是七、八個人一起，今年開始自己耕作。去年到宜蘭，看過彰化、宜蘭、土溝的案例。歷史的定位，是兩三百年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如果這二三十年來在沒有人關心農村，農村就會消失了?」一直以來心中帶著這樣的疑問與不希望農村消失的心情堅持著。

講者:自己研究的大多是慣行農法，台灣友善耕作的面積還是在少數，大多數還是在於較為利益的考量。傳統農民會不會消滅呢?但其實以現在老年化的情況來看確實是有可能，但返鄉農民卻更有討論的空間。或許並不會是那麼快就消亡的。除非有其他的外力介入(ex:大量廉價農產品衝擊市場)

傳統可能會依靠租地或擴租的方式來繼續生存，但友善農法可能又是另一個不同領域。農地可能會萎縮，但未必有其他學者所說的那

麼恐慌。可以思考的是，返鄉青年小農的機會跟限制在哪裡？綠色農業是應該要好好發展的地方，其實可以好好努力。傳統農業有其生命力，但並不表示其生活品質良好。同時也可以藉由農村的人情網絡來慢慢深耕。

分享:環保署署長說，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亞洲水泥明年起不再開墾。感覺也影射到中小企業的處境，這是一個民族性的問題~台積電的工時問題。如果價值(利益、金錢)就是一個主流，要隨波逐流或是走出自己的路的人生選擇。如果我們沒有凸顯自己的價值，而是只有週期性的黃金水果、台灣工業那是不是其實也走不出這樣的困境。必須開始願意扎根在核心價值，也才能突破現狀。何況許多像是友善農法的沒有經驗的傳承，都會需要從零開始。

講者:回到歷史現實面，農村的核心價值與生活的餐與，是不是能夠擺脫追求利益的層面來思考？但其中他們總是必須要思考到生活的處境問題(孩子的學費、各類雜費…)國家是不是能夠有所影響與改善？希望在能夠推行友善農業的同時也不要輕易抹煞慣行經濟小農所面對的生活困境與生命力創新力。城鄉關係的長期結構與友善小農銷售的問題、健康觀念在台灣的建立？是一個循環的困境，沒有明確的答案。

大環境要變好的責任在誰身上？單打獨鬥確實可能會泡沫化，但如果能夠由大家一起努力，或許就還有可能。但要肯定自己在做的事情。

案例:

Andy 原先為設計師，後回鄉下耕田，但也已經過了十年。風險問題(產量不固定)、銷貨問題(傳送)、生產過剩問題，收入問題，但後

來靠社群的力量相互協調(互通有無、情感社群的結合)。生活的體系、社會連結都有助於承擔小農經濟面對的困境。現在我們也可以多觀察友善農業 vs 慣行農業的角力、相互的影響。

三、 結語

從台灣的民族特性與社會關係探討台灣農業的小農經濟現象，隨著時代的變遷也與殖民政府有著不同的互動，而更多是在於農民自發的由下而上的改革與自我調節的韌性的特質。由此引導出台灣農業所面對的問題、小農的生活如何獲得保障、以及青年返鄉推行友善農業與慣行農法的角力乃至於人們對產業的想像及核心價值的建構，台灣農業的蔬果發展現在已有人進行書寫與研究分享，然而關於未來的許多問題，我們仍須有長時間的共同思考與解決。

四、 補充資料

鬼王對決白米炸彈客:台灣農業辯論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9-opinion-bingjiang-farming/>